联合国 A/77/90-E/2022/66

大 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8 June 202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 会
第七十七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58
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22 年实质性会议
议程项目 16
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的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的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秘书长的说明

摘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题为“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的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第 2021/4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该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提交报告。此外，经社理事会在其题为“巴勒斯坦妇女状况和向巴勒斯坦妇女提供援助”的第 2021/5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在该报告中说明占领对不同性别产生的影响和该决议执行进展情况。大会在题为“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第 76/225 号决议中，又请秘书长通过经社理事会向大会第七十六和七十七届会议提交报告。本报告由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编写，按照这些决议提交。

* A/77/50。

请回收

本报告概述以色列执意推行的做法和政策，特别是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并且影响在其军事占领下生活的民众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做法和政策，包括占领对不同性别造成的影响。

西亚经社会想要感谢下列组织作出的贡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关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造成的损失登记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

一. 导言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2021/4 号决议中，就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表示关切。经社理事会第 2021/5 号决议强调了不同性别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大会在其第 76/225 号决议中要求占领国以色列停止开采、破坏、损耗或用尽和危害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自然资源。

2. 本说明介绍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报告期间这方面的相关事态发展。

二.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做法和政策

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继续推行一系列政策和做法，例如扩建定居点、拆除巴勒斯坦人的建筑物和住所、关闭、限制出入和行动，这些行动引起了关于可能过度使用武力的关切，再加上长期占领的其他方面，这些情况共同对巴勒斯坦人及其行使基本人权的能力产生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

4. 人们继续关切这些政策和做法是否符合以色列根据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承担的义务。[1]

5. 在整个 2021 年，以色列对反对占领、尤其是反对扩建定居点的巴勒斯坦人加大了镇压力度，人们因此对尊重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权和人身完整以及其他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的情况感到关切。记录以色列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寻求追究责任、指控以色列实行种族隔离以及倡导国际制裁的民间社会行为体和组织继续成为以色列当局任意逮捕和拘留以及施加行动和其他限制的目标。[2]

6. 以色列在西岸发布的军事命令允许军队当局宣布几乎任何结社为“非法”、“敌对”或“恐怖主义”，并以煽动为由拘留任何对此类“非法”实体表达“同情”或“支持”、包括呼喊口号的人。这些广泛限制很可能导致合法行使表达、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的行为被定为犯罪。截至 2020 年 3 月，以色列已认定 430 个组织为“非法”并予以取缔，其中包括执政团体“法塔赫”等所有主要政党。[3]

7. 2021 年 7 月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两个组织获悉，负责西岸地区的以色列军事指挥官已宣布其组织为“非法结社”。2021 年 10 月 19 日，以色列国防部长根据 2016 年《反恐怖主义法》，将下列 6 个巴勒斯坦人权和人道主义组织指认为“恐怖主义组织”：良心囚犯支助和人权协会、法律援助会、贝桑研究和发展

[1] 见 E/2021/73、A/76/333、A/76/336 和 A/HRC/49/85 号文件。

[2] A/76/333，第 5 和 22 段。

[3] 同上，第 18 段。

中心、保护儿童国际巴勒斯坦分部、农业工作委员会联合会和巴勒斯坦妇女委员会联合会。过去几十年来，这些组织一直致力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促进人权和提供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它们是联合国的重要合作伙伴。一些指认理由提到了完全和平且合法的人权活动。这些决定在数周后得到修订，其中指出，这些组织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有关联，它们获得的财政资源被送交给后者。截至本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没有发现任何支持这些指控的可信证据。[4]

8. 2021 年 5 月 27 日，人权理事会决定设立一个持续运作的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任务是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境内调查 2021 年 4 月 13 日之前和自该日以来发生的所有据称违反国际人道法以及所有据称违反和践踏国际人权法的行为，以及反复出现紧张局势、不稳定和冲突旷日持久的所有根本原因，包括基于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认同的系统性歧视和镇压。[5]

使用武力

9. 尽管以色列安全部队[6] 根据国际法负有保护巴勒斯坦平民的义务，但它持续实行的措施和做法引起人们对过度使用武力的严重关切，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构成任意剥夺生命，包括法外处决。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同时适用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即加沙和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以及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其中包括适用对占领国以色列具有约束力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7]

1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军队和安全部队打死了 351 名巴勒斯坦人，包括 22 名女童、64 名男童和 46 名妇女，另打伤 20 772 名巴勒斯坦人，包括 519 名妇女和 3 432 名儿童(其中有 312 名女童)。[8]

11. 与 2020 年相比，2021 年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死亡人数增加了 3 倍，受伤人数增加 5 倍，因实弹受伤的人数增加 7 倍。[9]

1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安全部队在示威中明显过度使用武力的情况也急剧增加，特别是在 2021 年 5 月敌对行动升级期间。以色列安全部队使用实弹镇压西岸各地为声援东耶路撒冷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而举行的大规模示威。[10] 人权高专办记录了多起可能不当或过度使用武力的事件，使用武力的对象是聚在一起

[4] A/HRC/49/25，第 36 段。

[5] A/HRC/RES/S-30/1。

[6] “以色列安全部队”一词包括以色列所有安全和军事机构。

[7] A/75/336，第 4 段；A/76/333，第 11 段。

[8]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伤亡数据库的数据，可查阅 www.ochaopt.org/data/casualties(2022 年 3 月 31 日访问)。

[9]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的资料；近东救济工程处，保护和中立部数据库，2021 年。

[10] A/76/333，第 13 段。

祈祷、抗议或反复呼喊的巴勒斯坦男子、妇女和儿童，或仅仅在东耶路撒冷各地升起巴勒斯坦旗帜的人，以及报道这些事件的记者。[11]

13. 在许多案件中，以色列安全部队为应对巴勒斯坦人袭击或据称袭击以色列人的情况而使用武力，但这么做似乎并未遵循合法性、必要性和相称性的要求，导致非法杀戮，包括可能的法外处决。[12] 人权高专办报告称，在至少三起以色列安全部队声称其为应对袭击或据称袭击而开枪打死巴勒斯坦人的事件中，没有迹象表明发动了袭击、甚至是未遂袭击，现有证据表明不当使用致命武力并导致杀戮。[13]

14. 对非法使用武力不予追责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由于对杀害巴勒斯坦人事件调查的启动、现状和结束缺乏透明度，调查似乎没有达到透明、独立、及时、彻底和可信的最低标准。[14]

15. 2021 年 5 月 10 日至 21 日期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在加沙的武装敌对行动出现了 2014 年以来的最严重升级，在此期间，有 281 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其中包括 71 名儿童，10 000 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包括 548 名儿童和 491 名妇女。与以往的升级一样，许多伤害可能导致永久或长期残疾。在敌对行动期间，9 名以色列人(包括 2 名儿童、4 名妇女和 1 名士兵)和 3 名外国人被打死，数百名以色列人受伤。[15]

16. 尽管以色列安全部队称其目标是武装团体成员及其军事基础设施，且有时采取了警告等预防措施，以色列的攻击仍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以及民用物体和民用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毁坏和损坏。以色列声称许多建筑物是武装团体的藏身之处或被用于军事目的，但人权高专办报告说，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证据。[16] 这引起了人们对以色列是否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区分和相称性原则的关切。[17]

拘留和虐待

17. 自 1967 年以来，以色列当局拘留了 800 000 多名巴勒斯坦人，并将其中许多人送交军事法庭，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巴勒斯坦人最终被定罪。[18]

[11] 同上，第 15 段。

[12] 同上，第 11 段。

[13] 同上。

[14] A/76/333，第 16 段。

[15]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2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21 年)，第 13 页。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伤亡数据库的数据，可查阅 www.ochaopt.org/data/casualties(2022 年 3 月 31 日访问)。

[16] A/76/333，第 7 段。

[17] A/76/299-S/2021/749，第 41 段。

[18] A/76/94-E/2021/73。

18. 大多数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和囚犯继续被关押在以色列境内。国际人道法禁止将受保护人员(包括被指控犯罪的人员)转移到占领国领土。[19]

19. 近东救济工程处指出，2021 年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数(5 648 人)比 2020 年(4 582 人)增加 23%，是有记录以来第三高的一年。[20]

20. 2022 年 3 月 10 日，4 400 名巴勒斯坦人作为“安全罪行囚犯”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其中包括 160 名儿童和 33 名妇女。其中 490 名巴勒斯坦人未受指控或未经审判而被以色列当局行政拘留。[21]

21. 以色列当局的行政拘留做法仍然令人严重关切。禁止酷刑委员会指出，行政拘留时间过长可能构成一种虐待。[22]

22. 人们还严重关切的是，对于据报被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可能遭受酷刑和虐待的案件并未真正追究责任。[23] 反对以色列境内的酷刑公共委员会指出，人们自 2001 年以来向以色列司法部提交了 1 300 多起酷刑申诉，但只启动了 2 项刑事调查。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这 2 项调查都已结束。此外，以色列总检察长确认了以色列安全局使用的审问方法，后者无视国际人权法关于绝对和毫不克减地禁止酷刑的规定，这引发了人们的关切。[24]

23. 记录了任意逮捕和拘留期间虐待以及行政拘留儿童的案件，这仍然令人严重关切。被以色列军事拘留的 64 名儿童的证词表明，在最初逮捕、转移、审讯和拘留期间持续存在虐待模式，大多数儿童在审讯之前和期间被剥夺了与律师或父母接触的机会，被迫签署希伯来文(许多人不懂这一语言)的文件，而且未被充分告知其权利。[25]

24. 在整个拘留过程中，巴勒斯坦妇女遭受了各种形式的身心虐待，包括侮辱性的审讯手段、长时间处于压力状态、被剥夺睡眠和(或)被关押在恶劣条件下。[26]

毁坏和没收财产和基础设施

25. 下文提到的拆除和强迫迁离造成了大量侵犯人权事件，加剧了胁迫性环境，并引发了人们对强行迁移风险的关切。这些行为还令人继续关切对占领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人道法规定(包括禁止破坏专门用于教育的财产和机构)是否得到遵守。

---

[19] A/76/333，第 26 段。

[20] 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的资料；近东救济工程处，保护和中立部数据库，2021 年。

[21] 良心囚犯支助和人权协会，统计数据库，可查阅 www.addameer.org/index.php/statistics/2022/03 (2022 年 3 月 31 日访问)。

[22] CAT/C/ISR/CO/4，第 17 段；CAT/C/ISR/CO/5，第 22-23 段。

[23] A/76/333，第 30 段。

[24] A/HRC/49/25，第 30 段。

[25] A/76/333，第 32-33 段。

[26]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提供的资料。

26. 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和 C 区(占西岸的 60%)的分区和规划政策具有限制性和歧视性，被认为不符合国际法的要求。由于政策上几乎只将土地分配给以色列定居点或军方并促进以色列定居点增长，巴勒斯坦人几乎不可能获得建筑许可证，很多人被迫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建房，从而面临被驱逐、被拆房和流离失所的风险。

27. 2021 年 10 月 28 日和 11 月 1 日，以色列当局推进了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 Isawiyah 居民区为巴勒斯坦人建造约 6 000 个住房单元和在 C 区为巴勒斯坦人建造约 1 300 个住房单元的计划。[27]

28. 仅在 C 区，就有 15 500 多个针对巴勒斯坦建筑物的拆除令有待执行。[28] 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至少三分之一的巴勒斯坦人住房未获得以色列发放的建筑许可证，100 000 多名居民因此可能面临流离失所的风险。[29]

2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当局拆除了 813 座建筑物，包括 273 座住所和 145 座捐助方资助的建筑物，并没收了 222 座建筑物，包括 48 座捐助方资助的建筑物。[30]

30. 2021 年，共有 140 座捐助方资助的建筑物被拆除或没收，其中包括住宅和生计建筑物，与 2020 年相比增加了 30%。[31] 2016 年至 2021 年期间，共有 673 座由欧洲联盟资助的建筑物被以色列当局拆除或没收。[32]

31. 《以色列规划和建筑法》第 116 号修正案导致房主被迫拆除自家财产，以免在不这样做的情况下支付 300 000 新谢克尔(约 95 000 美元)的罚款，这一数额远远超出了一个平常巴勒斯坦家庭的能力。[33] 2021 年，由东耶路撒冷房主自行拆除的建筑物数量占拆除总数的 55%，而 2017 年的这一比例为 23%。[34]

32. 此外，53%的建筑物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被拆除或没收，2018-2020 年期间的平均比例为 30%，2016-2017 年期间为 10%。[35]

---

[27]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安全理事会关于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中东局势的通报(由联合国特别协调员温尼斯兰提供)”，2021 年 11 月 30 日。

[28] 见 A/75/86-E/2020/62，第 2 段；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2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51 页。

[29]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大量拆房：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持续面临拆房威胁”，《人道主义公报》，2017 年 12 月。

[3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西岸拆房和流离失所数据库的数据，可查阅 www.ochaopt.org/data/demolition(2021 年 3 月 31 日访问)。

[3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2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14 页。

[32] 同上；European Union, “One year report on demolitions and seizures in the West Bank, including East Jerusalem”, 14 February 2021, pp. 6-7。

[33] 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的资料。

[34] European Union, “One year report on demolitions and seizures”, p. 8.

[35] 同上，第 9 页。

33. 在 2021 年 5 月敌对行动升级期间，加沙约有 16 250 套住房和商业单位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36] 其中包括摧毁 1 663 个住房单位，加沙是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人口持续增长，此次摧毁加剧了当地长期存在且日益严重的住房单位短缺。[37]

34. 10 月，以色列推土机和坦克进入加沙，将至少 13 德南的土地夷为平地，导致农作物和农业基础设施遭到破坏。[38]

定居点活动和定居者暴力行为

35.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建立和扩大以色列定居点，对巴勒斯坦人的权利造成了严重影响，此举相当于以色列将本国平民转移至其占领的领土，这是国际人道法所禁止的行为。[39]

36. 据估计，西岸有 678 800 名以色列定居者，居住在 170 个定居点和 146 个前沿定居点，其中 227 100 人在东耶路撒冷。[40]

37. 以色列继续建立绕行道路网和隔离墙以非法加强定居点区，此举危及两国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并对巴勒斯坦人的权利造成严重影响。[41]

定居者暴力行为

38. 以色列定居者继续进行袭击和恐吓而不受惩罚，这引起人们的关切并造成了胁迫性环境，巴勒斯坦人因此进一步面临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42]

3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定居者暴力行为达到 2017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发生了 502 起定居者暴力事件，而在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发生了 339 起事件。袭击的严重程度也有所加剧：特别令人关切的事件是，有武装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社区内发动袭击，有时在以色列安全部队附近发动袭击；还有安全部队与定居者一起袭击巴勒斯坦人。[43] 针对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采取了“默许支持政策”，人权组织对此表示关切。[44]

---

[36]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的估计；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应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升级：情况报告，第 2 号”，2021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3 日。

[37]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2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13 和 55 页。

[38] A/76/333，第 46 段。

[39] A/76/94，第 34 段。

[40] European Union, “Six-month report on Israeli settlements in the occupied West Bank, including East Jerusalem”, 22 November 2021.

[41] A/HRC/49/85。

[42]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2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14 页。

[43] A/HRC/49/85。

[44] Yesh Din, “The impact of Israeli settlements in the West Bank on the human rights of Palestinians”, April 2021, pp. 8-9.

4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定居者的暴力行为造成 4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 722 人受伤。在 2008 年至 2022 年 3 月期间，定居者发动的袭击造成 226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5 252 人受伤。[45]

41. 截至 2021 年 9 月，定居者烧毁了 338 棵橄榄树，并砍伐、连根拔起或蓄意破坏了另外 149 棵橄榄树。[46]

胁迫性环境与人口流离失所

42. 仍然令人关切的是，以色列在 C 区、东耶路撒冷和希伯伦市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造成了胁迫性环境，这些政策和做法例如：拆除住所和学校并摧毁生计，或者威胁这样做；不允许使用服务基础设施；限制进入耕地和牧场；定居者暴力行为及对定居者暴力行为执法不力；取消居住权等等。这些政策和做法造成了一种胁迫性环境，可能迫使巴勒斯坦人离开居住地，使他们面临被迫迁移的风险。[47]

4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西岸有 728 名巴勒斯坦人因房屋被拆除而流离失所，其中包括 365 名儿童和 182 名妇女。[48]

44. 撤销居住权是以色列政府为减少该市巴勒斯坦人口而采取的又一措施。具体而言，自 1967 年以来，以色列当局撤销了 14 500 多名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的居住权。[49]

45. 西岸大约 18%的地区被以色列指定为封闭的“军事射击区”，用于军事训练。这些地区的巴勒斯坦社区是最脆弱的群体之一，他们的权利受到严重限制，仍然经常面临房屋被拆毁以及财产和牲畜被没收的情况。记录了将土地从射击区转为定居点的案例，这些案例加剧了上述关切。[50]

行动和出入限制及封锁

46. 以色列继续限制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行动自由，主要是用许可证制度管制加沙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之间以及与国外之间的通行和在西岸内的移动。这些限制继续扰乱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严重影响工作权、适当生活水准权、受教育权和健康权等其他权利。[51]

---

[45]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数据库，可查阅：www.ochaopt.org/data (2022 年 3 月 31 日访问)。

[46]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提供的资料；Premiere Urgence, “How settler violence and access restrictions jeopardize the Palestinian olive harvest in 2021”, 21 December 2021。

[47] A/76/336，第 37 段。

[48]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数据库，可查阅：www.ochaopt.org/data。

[49]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提供的资料；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大量拆房”。

[50] A/76/336，第 38 和 57 段。

[51] A/76/333，第 43 段。

对加沙的封锁

47. 自 2007 年 6 月以来，对加沙的封锁影响到货物和人员流动，继续损害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影响到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进一步加剧了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和基础设施的崩溃。[52]

48. 以色列官员明确表示，源自加沙的敌对行径是实施此类措施的原因。已进入第 15 个年头的封锁对未犯任何罪行的人具有惩罚性，因此可构成国际法[53] 所禁止的集体惩罚，[54] 并继续对全体平民的权利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

49. 直到 2021 年夏末和秋季，除了人道主义和医疗案例外，几乎没有巴勒斯坦人获许通过拜特哈嫩(埃雷兹)过境点。但在去年后期，限制有所放松，过境人数急剧增加。除 8 月底的 3 天外，拉法过境点自最近一次停火以来一直开放。[55]

50. 在加沙，以色列当局继续单方面在围栏沿线设置禁区。以色列安全部队在执行限制规定时常用的做法包括：对巴勒斯坦农民使用实弹，用推土机夷平农田和损坏财产。[56]

51. 在沿海地区，以色列海军继续执行单方面实施的准入限制，包括在开展巡逻行动时对加沙渔民使用实弹，这些行动常常发生在获得授权的捕鱼区内。船只遭到没收，多艘船只和捕鱼设备被损坏。[57]

西岸的行动限制

52. 以色列当局实行复杂的行动限制系统，实际上使西岸四分五裂，成为一个由孤立岛屿组成的群岛。巴勒斯坦所有主要人口中心之间的旅行时间中位数由此增加了 51%。[58] 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受到由检查站、许可证、军事路障、定居点、绕行道路系统、平行法律制度和西岸“隔离墙”等组成的复杂系统的限制。目前，计划中的隔离墙路线长度为 712 公里，其中有大约 85%位于西岸境内，将隔离 10%的西岸地区，这一路线不同于 1949 年停战线(绿线)，违背了 2004 年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其中指出，“占领国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带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行为及其有关制度违反国际法”。[59]

[52] A/76/360，第 16 段。

[53] 例如见 A/76/333，第 38 段。

[54] A/75/199，第 31 段。

[55] 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的资料。

[56] A/76/333，第 46 段。

[57] 同上，第 47 段。

[58]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提供的资料。

[59] 见 A/ES-10/273 和 A/ES-10/273/Corr.1。

53. 这条路线将一些巴勒斯坦社区和农田与西岸其他地区分隔开来，导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支离破碎，并使农民、渔民、小企业主和按日计酬工人的生计更加艰难。

54. 住在附近的巴勒斯坦人经常受到与定居点有关的行动限制。到 2020 年底，西岸被以色列定居点地区理事会控制的面积(包括为扩大这些定居点而分配的封闭区)约为 542 平方公里，约占西岸总面积的 10%。没收用作军事基地和军事训练地点的地区约占西岸面积的 18%。所有这些地区都禁止巴勒斯坦人进入。[60] 隔离墙和随之而来的许可证制度还限制持有西岸身份证的巴勒斯坦人在东耶路撒冷的主要巴勒斯坦转诊医院获得专门服务。[61]

55. 近东救济工程处报告称，由于以色列对出入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社区作出限制，2021 年 4 月至 12 月期间发生了 31 起与出入有关的事件。[62]

耗尽、危害和开采自然资源

56. C 区占西岸面积的 60%以上，可获得的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然而，巴勒斯坦人在这一地区的规划、建筑和获得自然资源方面受到严格限制，开展任何投资或经济活动都需要获得以色列的许可。加沙封锁和关闭限制了巴勒斯坦人获取材料和技术的机会，而这些材料和技术可有利于能源、水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

水

57. 巴勒斯坦人面临严重的水问题，由于人口持续增长，而且以色列限制巴勒斯坦人获取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水资源，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58. 自 1967 年以来，以色列将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所有水资源都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禁止巴勒斯坦人在没有军事许可证的情况下建造新的供水设施或维护现有设施。[63]

59. 该区域的水资源仍然极其有限，预计随着气候变化导致气温上升和降雨量下降，水资源还将进一步减少。据报告，由于以色列仍然完全控制含水层等大部分水资源的分配和取用，西岸继续严重缺水。巴勒斯坦人使用的水资源有 77%以上取自地下。以色列继续阻止巴勒斯坦人从约旦河获得并提取水。

60. 此外，以色列当局对住在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和巴勒斯坦人给予不平等的用水待遇。以色列定居点严重影响巴勒斯坦人获取自然资源的机会，特别是由于水资源被分流，包括水井被以色列定居者强占。以色列定居点接管或破坏自然水资

[60] Yesh Din, “The impact of Israeli settlements in the West Bank”, p. 24.

[6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2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17 页。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2021 年实现健康权的障碍”，2021 年。

[62] 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的资料。

[63] A/HRC/48/43; Jerusalem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 *Israeli Military Orders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West Bank: 1967-1992*, 2nd ed. (1993)。

源，或阻止巴勒斯坦人获得这些资源。以色列定居点还在以色列军方的协助下，侵占了数十处巴勒斯坦泉水。[64]

61. 沿海含水层仍是加沙唯一的地下水来源。估计其每年的可持续产量为：在以色列境内高达 4.5 亿立方米，在加沙仅为 5 500 万立方米。含水层因过度开采而枯竭，并因污水和海水渗入而受到污染。

农业

62. 农业一直是巴勒斯坦经济不可或缺的驱动力，C 区被视为西岸的绿篮子。然而，没收土地，拆毁房屋和生产性资产，限制生产性资产的流动、维护和修复以及以色列对水资源的控制损害了这个部门。[65]

63. 巴勒斯坦人获取其位于西岸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农业资源的途径仍然受到严重限制。隔离墙的修建摧毁了巴勒斯坦大片肥沃的农田，限制了对其中约 17 万德南土地(即西岸总耕地面积的 10%左右)的进入。[66]

64. 以色列军事命令将隔离墙和绿线之间“接合区”内约 40 平方公里用于种植橄榄的土地划为禁区，并将定居点和前哨附近的另外 18 平方公里划为“事先协调区”。[67]

65. 平均而言，橄榄种植户在收获和耕种季节可以获准进入其橄榄林，为期 1 至 7 天，而据估计，每年需要 133 天的工作才能充分维护一片橄榄林。这种情况破坏了橄榄和橄榄油的生产，并对收成的质量和数量产生了负面影响。[68]

66. 在西岸 202 万德南的牧区中，巴勒斯坦人只获准使用 621 000 德南放牧反刍动物，加剧了可进入地区的压力和过度放牧问题。[69]

67. 以色列强加的加沙“缓冲区”使 35%的农业用地成为巴勒斯坦人的禁区。此外，2021 年 5 月敌对行动升级期间，超过 27 000 德南的果园、蔬菜作物和温室以及 450 多个牲畜和家禽养殖场被全部或部分摧毁，[70] 估计费用为 4 000 万至 4 500 万美元。[71]

---

[64] A/HRC/48/43，第 31 段。

[65] 粮农组织提供的资料；向西亚经社会提供的信息。

[66] 向西亚经社会提供的信息；巴勒斯坦农业部门战略，可查阅 https://www.moa.pna.ps/uploads/STRATEGIES/16326559770.pdf (阿拉伯文)。

[67] 粮农组织提供的资料。

[68] 粮农组织提供的资料；Premiere Urgence, “How settler violence and access restrictions”。

[69] 粮农组织提供的资料中引用巴勒斯坦农业部门战略。

[7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2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

[71] 粮农组织提供的资料；粮农组织提供的资料；世界银行，《加沙快速损害和需求评估：2021 年 6 月》(华盛顿特区，2021 年)。

矿产

68. 以色列继续开采西岸的矿产资源，自 1994 年以来，没有向 C 区的巴勒斯坦公司发放任何采石许可证，C 区的矿产储量估计价值 300 亿美元。[72]

69. 矿产丰富的约旦河谷和死海约有 86%实际上由 37 个以色列定居点的区域委员会管辖，其中 6 个定居点获准在该地区开发巴勒斯坦肥沃的土地、开采用于农业和旅游业的矿产。[73]

能源

70. 以色列严格限制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获取其土地和沿海水域内的能源储备，其中包括西岸 C 区估计约有 15.25 亿桶的石油储量，以及加沙沿海估计价值 25.7 亿美元的天然气储量。[74]

渔业

71. 加沙渔业部门一直饱受准入限制和鱼类资源枯竭之苦。此外，该部门还受到水污染的影响，原因是在最近的局势升级期间受到损坏的设施将未经处理的污水排入大海以及废水处理厂缺电，尽管据报在这方面情况已有所改善。[75]

72. 2021 年，总渔获量比 2020 年下降 7%，原因是以色列在 4 月和 5 月共有 20 天阻止所有海上通行，之后允许有限通行。过去六年来有所改善的养鱼业也受到 2021 年 5 月军事行动升级期间关闭所有加沙过境点造成的鱼饲料短缺的负面影响。[76]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73. 2022 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估计有 210 万巴勒斯坦人(包括 933 994 名儿童)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 2.4%是残疾人。局势仍然是旷日持久的保护危机局势，而 2021 年 5 月的军事行动升级、对加沙实施的封锁、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以及巴勒斯坦经济内部不断加深的金融和财政危机则加剧了这种局势。[77]

经济状况

74. 巴勒斯坦经济一直遭受占领的累积影响，在 2020 年因 COVID-19 疫情和其他全球经济动荡问题而急剧下滑。

---

[72] Orhan Niksic, Nur Nasser Eddin and Massimiliano Cali, *Area C and the Future of the Palestinian Econom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4), p. 13.

[73] A/HRC/22/63，第 36 段。

[74] 《以色列占领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代价：未实现的石油和天然气潜力》(联合国出版物，2019 年)。

[75] 粮农组织提供的资料。损失按全部或部分受损的实物资产的重置价值估计。

[76] 粮农组织提供的资料；农业部渔业司，加沙。

[77]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2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6 和 12 页；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为儿童采取的人道主义行动：巴勒斯坦国”，2022 年，第 1 页。

75. 以色列自 1967 年以来对巴勒斯坦经济活动、资源和土地实行的限制性政策有系统地剥夺了巴勒斯坦经济健康运作所必需的许多要素，使其极易受到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影响。多层面的限制性制度继续剥夺巴勒斯坦人对自然资源和出口的控制权，限制了对区域和国际市场的准入，限制了政策空间。因此，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巴勒斯坦经济继续在远低于其全部潜力的情况下运作，高度依赖以色列和外部汇款。

76. 巴勒斯坦经济的生产基础继续萎缩。制造业和农业部门的合计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008 年的 24.1%下降到 2021 年的 18.6%。[78] 援助和汇款几乎已成为刺激加沙消费的外汇流入的唯一来源，如果考虑到出口有限和投资活动疲弱，这点就尤其突出。可以有把握地假设，巴勒斯坦政府及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加沙的支出，加上非正式地流向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的资金，在某些时候几乎达到加沙国内生产总值的 100%，这使加沙经济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仍能相对维持。[79]

77. 在放宽与 COVID-19 相关的限制措施之后，巴勒斯坦经济出现反弹，但没有全面复苏。2021 年经济增长 7%，但仍低于 2019 年疫情前水平。[80]

78. 虽然这种部分反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2020 年的急剧收缩(11.3%)，但反弹主要由西岸经济(7.8%)推动，而加沙经济在前一年收缩 12.6%后，在 2021 年增长了 3.4%。加沙对巴勒斯坦整体经济的贡献从 2005 年的 23%下降到 2021 年的 17%。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比 2005 年低 52%。[81]

79. 以下因素驱动了上述相对增长：总消费增长 77.3%，投资增长 14.2%，[82] 在以色列和定居点工作的巴勒斯坦人数目从 2020 年的 12.5 万人增加到 2021 年第二季度的 14.6 万人。[83]

80. 建筑部门的增加值增长率最高，为 8%。2021 年，工业活动增长 7%，服务活动增长 4%。相比之下，农业活动减少 3%。[84]

[78] 西亚经社会的计算结果，所依据数据来自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报告，“Press report: preliminary estimates of quarterly national accounts (fourth quarter 2021)”，2022 年 3 月。

[79] 世界银行，“向特设联络委员会提交的经济监测报告”，2021 年 11 月 17 日，第 17 页。

[80] State of Palestine, Palestinian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Press report: preliminary estimates of quarterly national accounts”.

[81] 同上。

[82] 同上。

[83] 同上。

[84] State of Palestine, Palestinian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Press report on economic forecasts for 2022”, 29 December 2021, p. 2.

81. 2021 年 5 月的局势升级导致加沙约 2%的资本存量被毁，[85] 估计直接损害为 2.9 亿至 3.8 亿美元，经济损失为 1.05 亿至 1.9 亿美元。[86] 快速损害和需求评估表明，大约 8 000 户家庭会在随后几个月里陷入贫困。[87]

82. 2021 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劳动力队伍参与者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达到 26%，总劳动力利用不足率达到 34%。妇女的失业率达到 43%，而男子为 22%。西岸(16%)和加沙(47%)的失业率差距反映了对加沙长达 15 年的封锁和以色列军事行动一再升级在加沙造成的极其困难的经济状况。[88]

83. 应当指出，如果没有在以色列和定居点的就业，西岸的失业率会增加约 16 个百分点，更接近目前加沙的水平。[89]

84. 基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测表明，自 2016 年以来，贫困率不断上升，在 2020 年达到 28.9%。这意味着 2020 年约有 140 万人生活在贫困中。世界银行估计，2021 年 5 月的局势升级将加沙 2021 年的贫困率推高至 59.3%，比 2020 年 COVID-19 引发的峰值高出 2.3%，比 2016-2017 年度高出 16.3%。[90]

粮食安全

85. 贫困和失业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粮食不安全的两个主要驱动因素。[91] 约有 175 万巴勒斯坦人需要粮食援助，其中 130 万人在加沙。[92] 对加沙的封锁以及失业和贫困的增加对加沙的粮食安全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93]

86. 在 2021 年 5 月局势升级之前，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各地粮食不安全的人数已从 2018 年的 170 万人增加到 2021 年初的 200 万人。[94] 在局势升级后的 2021 年 5 月，加沙约 62%的人口(140 万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95]

[85] 世界银行，“巴勒斯坦领土经济最新动态”，2021 年 10 月。

[86] 世界银行，《加沙快速损害和需求评估》。

[87] 儿基会，“为儿童采取的人道主义行动”，第 2 页。

[88] State of Palestine, Palestin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Press release on the results of the Labor Force Survey 2021”, 2021, p. 1.

[89] TD/B/EX (71)/2，第 7 段。

[90] 世界银行，“经济监测报告”，第 8 页。

[91]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提供的资料。

[92]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2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39 页。

[93] 粮食署，“在 2021 年 5 月巴勒斯坦国敌对行动和动乱升级之后紧急评估加沙粮食安全状况”，2021 年 6 月，第 6 页。

[94] 同上。

[95] 世界银行，《加沙快速损害和需求评估》，第 50 页。

87. 尽管西岸和加沙之间存在差异，2020 年分别有 40%和 60%的人口处于中度或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96] 但这两个地区的粮食安全状况一直在恶化，在 2020 年每 10 人中有近 2 人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97]

88. 乌克兰战争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商品价格和粮食供应链产生了影响，并将导致本已困难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这一影响的规模和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危机如何进一步发展。[98]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89.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各地有超过 135 万巴勒斯坦人面临与难以充分获得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有关的公共卫生风险，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当局拆除了西岸 42 个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设施。[99]

90.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平均用水量约为每人每天 70 公升。西岸约有 42 万巴勒斯坦人每天用水 50 公升，不到以色列人均约 300 公升用水量的四分之一。[100] 约 42.3%的住户依靠以前储存的饮用水，10.7%的住户靠赊账获得饮用水或借钱买水。[101]

91. 在加沙，军事行动一再升级，加沙被封锁，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用品的进口受到限制，这些因素对基础设施和交货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作为加沙主要水源的沿海含水层几乎已经枯竭，其 97%以上的水不适合人类饮用。[102]

92. 加沙大约 90%的住户必须从净化厂或咸水淡化厂买水，其成本比自来水高 10 至 30 倍。约 40%的人依靠以前储存的饮用水，34%的人靠赊账获得饮用水或借钱买水。[103] 在加沙，只有不到 4.3%的住户可就地获得没有大肠杆菌且可以按需

[96] Palestine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Socioeconomic and Food Security Survey 2020: State of Palestine”, 2020.

[97] 粮食署提供的资料；Palestine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Socioeconomic and Food Security Survey 2020”。

[98] 粮食署提供的资料。

[99] West Bank Protection Consortium, “Palestinian access to water and attacks on wash structures in Area C”, April 2021；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西岸拆房和流离失所数据库，可查阅 www.ochaopt.org/data/demolition。

[100] A/HRC/48/43.

[10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2021 年多部门需求评估》数据库，可查阅 www.ochaopt.org/data/2021/msna。

[102]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2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47 页。

[103]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2021 年多部门需求评估》数据库，可查阅 www.ochaopt.org/data/2021/msna。

使用的改善后饮用水。[104] 在 5 月局势升级期间，有 40 万人受到无法正常获得自来水的影响。[105]

93. 西岸共有 28.4%的住户报告称，他们所在地区的废物堆积时间超过三天，而加沙的这一比例为 10.2%。[106]

94. 此外，西岸 79.1%的住户和加沙 90.6%的住户报告称，其日常活动受到洪水的影响，洪水导致其住所受损。大多数巴勒斯坦难民营的下水道和供水网络破旧不堪，暴雨排放不畅，对难民营居民构成公共卫生风险。[107]

医疗卫生

95. 2022 年，约有 150 万巴勒斯坦人(包括加沙的 100 万人左右)需要获得与医疗卫生有关的人道主义援助。[108]

96. 由于占领、碎片化和封锁，早在 COVID-19 疫情暴发之时，巴勒斯坦的医疗保健系统就已经脆弱、脱节、遭遇负发展且缺乏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109] 为应对疫情而进行的资源转移以及 2021 年 5 月西岸和加沙需要治疗的受伤人数，进一步加剧了稀缺医疗资源的紧张状况。[110]

97. 此外，2021 年，世卫组织记录了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各地 233 起针对医疗保健部门的袭击，包括在 5 月敌对行动升级期间进行的袭击。共有 106 名医护人员受伤，57 辆救护车和 123 个设施受损。

98. 在 2021 年 5 月局势升级期间，1 个初级医疗设施被毁，12%的初级医疗设施和 30%的医院受损。[111]

99. 加沙继续缺乏放射治疗设施和核医学扫描(如正电子断层扫描)等基本医疗技术，此外，药品和用品长期短缺。在整个 2021 年，41%的基本药品和 27%的基本一次性医疗用品的剩余供应量不足一个月。[112]

---

[104] 儿基会，“2019/2020 年度的巴勒斯坦国”，多指标类集调查数据库。可查阅 https://mics.unicef.org/surveys。

[105] 西亚经社会估计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应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升级：第 2 号情况报告”。

[106]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2021 年多部门需求评估》数据库，可查阅 www.ochaopt.org/data/2021/msna。

[107] 同上。

[108]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2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35 页。

[109] 世卫组织，A/74/22 号文件；Medical Aid for Palestinians, “Dealing with death and distress: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Palestinian healthcare workers”, July 2021, pp. 1–3.

[110] 世卫组织提供的资料。

[111] 同上。

[112] 同上。

100. 多个医疗专业存在人力资源不足问题，而护士和助产士的密度为每 1 000 人 2.4 人，低于世卫组织建议的 3.0 人门槛。[113]

101. 这种情况迫使数以千计的加沙人到加沙地带以外寻求基本医疗服务，但受到以色列许可证制度的阻碍。2021 年，36%的许可证申请人遇到拖延，截至预约日期仍未收到明确答复。在这些许可证中，27%发给 18 岁以下儿童，47%发给女性患者。关于患者陪同，只有 40.4%的申请获得批准。[114]

102. 西岸其他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在东耶路撒冷获取医疗卫生服务也必须遵守许可证制度。2021 年，患者申请总数的 10%以上以及患者陪同申请总数的 16%遭到拒绝。[115]

103. 由于需要重复提供服务，西岸的资源已耗尽。因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这些服务必须分散在尽可能广泛的地理分布范围内，以期向尽可能多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保健服务。[116]

104. 5 岁以下巴勒斯坦儿童发育迟缓的情况一直在加剧。2019/20 年度，8.7%的儿童身高明显低于同龄平均身高，而 2014 年这一比例为 7.4%。5 岁以下儿童重度急性营养不良的比例从 2014 年的 1.8%上升到 2019/20 年度的 2.4%。同样，1 至 2 岁儿童的全面急性营养不良现象也有所增加。就 12 至 17 个月的儿童而言，这一比例从 2014 年的 7.8%上升到 2019/20 年度的 10.5%，而在 18 至 23 个月儿童中这一比例则从 8.2%上升到 12.4%。在 2 至 17 岁的儿童中，12.3%(男童 14.6%，女童 9.8%)至少面临一项功能挑战。[117]

105. 生活在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高度暴露在暴力和不安全中，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福祉。严重伤害对长期需求和残疾产生累积影响，而占领下的生活在许多方面处于无法掌控和不可预测的状态，加剧了压力和焦虑情绪。[118]

106. 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特别容易经历高比例的精神痛苦，并有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焦虑症、行为问题和注意力缺陷多动症以及功能缺陷的重大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加沙 13 至 19 岁青少年中有 82%的人报告称，其总体心理健康状况为“差”到“非常差”，[119] 63%的残疾人无法获得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支持服务。[120]

---

[113] 世卫组织提供的资料中引用巴勒斯坦卫生部和巴勒斯坦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提供的信息(2020 年)。

[114] 世卫组织提供的资料。

[115] 同上。

[116] Yotam Rosner and Ghada Majadli, *Responsibility Shirked: Israel and the Right to Health in the Occupied West Bank during COVID-19*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 2021), p. 27.

[117] 儿基会，“2019/2020 年度的巴勒斯坦国”，多指标类集调查数据库，第 16 页。

[118] 世卫组织提供的资料。

[119]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2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30 页。

[120] 世卫组织提供的资料。

教育

107. 2022 年，60 万巴勒斯坦人可能会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74%生活在加沙，56%是女性，约 13 400 人是残疾儿童。[121]

108. 西岸的住户报告了与其子女教育(例如前往教育设施或在教育设施中学习)有关的安全关切。令人关切的问题包括向学校和学生发射催泪瓦斯、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学校拘留学生、在检查站遇到拖延和学校周围有军事存在，另外还有上学途中的暴力和骚扰。[122]

109.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近东救济工程处记录了 5 起实弹、塑料涂层金属子弹、催泪弹或其他武器落入西岸学校的单独事件。[123]

110. 西岸有 50 多所学校面临被拆除的风险，这种风险一旦成为现实，将危及在这些学校上学的 5 000 多名巴勒斯坦儿童的学习进程。[124]

111. 在加沙，在 2021 年 5 月局势升级期间，有 331 个教育设施受损，估计损失费用为 350 万美元。[125]

112. 学校因 COVID-19 和 2021 年 5 月局势升级而关闭，导致 130 万儿童提前结束学年，最终损失了至少三个月的教育。[126]

113. 频繁和长时间的停电也对已注册加沙在线和面授学习系统的儿童的学业产生重大影响。[127] 互联网中断以及街道和学校基础设施受损则加剧了这一问题。[128]

114. 在 2020/21 学年，近东救济工程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班均学生人数分别为 41.20、39.56 和 21.65。如此高密度(班级过于拥挤)影响了加沙的教育效率和质量。由于以色列限制将技术设备进口到加沙，巴勒斯坦人转向在线学习的能力受到限制，进一步扩大了加沙与世界之间的数字鸿沟，在各校采用在线学习模式之后这一问题尤其突出。[129]

[12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2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18 页。

[122] 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的资料。

[123] 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的资料。

[124] Save the Children, “Number of displaced Palestinian children at a four-year high as demolitions in West Bank continue”, 3 February 2021.

[125]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2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13 页。

[126] 同上，第 18 页。

[127] Al Mez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Fact sheet on obstacles to accessing education in the Gaza Strip”, 2021, p. 6.

[128]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Education Cluster, “Report on damage in educational facilities: Gaza Strip", July 2021, p. 4.

[129] Al Mez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Fact sheet on obstacles”, p. 7.

115. 在加沙，基础教育缺课率为 2.8%，中学缺课率上升到 21.5%。[130] 经济条件是儿童上学的主要障碍，其次是教育环境和与安全有关的原因。[131]

占领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

11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各地的妇女和女童继续遭受特别深重的苦难。2021 年，在整个被占领土有 48 名巴勒斯坦妇女被以色列军队杀害。[132]

117. 在 2021 年 5 月局势升级期间，加沙的妇女和女童遭受了多种形式的伤害和剥夺，增加了她们的脆弱性。收容所和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设备不完善，无法用作住所，无法接收流离失所者，也无法满足妇女和女童的特殊需要。[133]

118. 家庭/住户关系紧张、基本必需品供应有限、被迫流离失所和缺乏安全住所加剧了性别暴力和暴力侵害儿童事件。当地服务提供者在提供必要服务方面面临多个障碍，自身生命也面临危险。[134] 据报，在局势升级结束后的一个月内，发生了三起与性别有关的杀人事件。[135]

119. 在 5 月局势升级期间，老年妇女和残疾人以及囚犯、重病患者、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面临的风险特别高，她们无法获得紧急庇护或服务。

120. 在局势升级之后，少数妇女向西亚经社会报告称她们获得了人道主义援助(食品包、卫生包和个人卫生用品、资金援助和实物援助)，许多妇女则表示，援助机构没有就她们的需要与她们协商。[136]

12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西岸的房屋被拆除，造成 302 名女童、275 名妇女、275 名男子和 353 名男童流离失所。[137] 拆房进一步加重了生活在传统性别规范下的妇女和女童的负担，因为她们作为照护者和家庭责任承担者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近东救济工程处在西岸收集的内部数据显示，侵入和拆毁房屋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尤其严重，女性和儿童户主家庭面临更大的保护风险；而由于遭受暴力和创伤，有孕妇、婴幼儿、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家庭需要更有力的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支持。[138]

---

[130] 儿基会，“2019/2020 年度的巴勒斯坦国”，多指标类集调查数据库，第 9 页。

[131] Al Mez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Fact sheet on obstacles”, p. 8.

[132] State of Palestine, Palestin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H.E. Dr. Awad, highlights the reality of the Palestinian women on the eve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7 March 2022.

[133] 《2021 年 5 月加沙地带冲突期间按性别划分的需求》(E/ESCWA/CL2.GPID/2021/TP.6)。

[134] 同上。

[135] Global Protection Cluster,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protection analysis update”, August 2021.

[136] 《2021 年 5 月加沙地带冲突期间按性别划分的需求》(E/ESCWA/CL2.GPID/2021/TP.6)。

[137] European Union, “One year report on demolitions and seizures”, p. 6.

[138] 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的资料。

122. 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的数据，2021 年，有 184 名妇女[139] 被以色列军队拘留或逮捕，其中包括知名活动人士和人权维护者。[140] 占领继续阻碍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包括妇女权利组织)的工作，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其中一些组织遭到袭击或被贴上“恐怖主义组织”的标签。[141]

123. 日益严重的不安全状况对巴勒斯坦妇女和女童的行动自由和人身安全权利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各地约有 7 500 户核心家庭(加沙和西岸分别有 12%和 47%的妇女和女童)报告称，他们有意避开定居点、检查站和禁区附近的地区，因为他们感到不安全。[142]

三. 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

124. 秘书长再次重申，安全理事会第 497(1981)号决议依然有效。安理会在该决议中决定，以色列将其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机构强加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决定是完全无效的，并且在国际上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125. 2020 年，26 300 名叙利亚公民居住在约占被占领叙利亚戈兰领土 5%的 5 个村庄里，而同样数量的以色列定居者则分布在 35 个定居点。[143] 80%以上的叙利亚民众拒绝接受以色列公民身份，他们继续遭受以色列的歧视性政策和做法。[144]

126. 历届以色列政府都试图大幅增加居住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定居者人数，具体办法是向以色列人提供奖励、鼓励他们在那里定居，包括给予其大片土地用于住房和商品农业发展，并提供可能高达 12 000 美元的奖金。因此，定居者人口近年来稳步增加。[145]

127. 据报告，目前正在制定一项到 2026 年在 Katzrin 镇增加 7 000 个住房单元的计划，这是争取到本十年结束时使定居者人口增加一倍的方案的一部分。该计

[139] State of Palestine, Palestin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H.E. Dr. Awad, highlights the forty-sixth annual commemoration of Land Day in statistical figures”, 30 March 2022.

[140] Global Protection Cluster,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protection analysis update”; A/76/333，第 21 和 28 段；人权高专办，“以色列必须保护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及其边境内的人权维护者——联合国专家”，2021 年 8 月 11 日。

[141] A/76/333，第 25 段；A/HRC/49/25，第 36 段。

[142]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多部门需求评估的主要分析结果”。可查阅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8fuv35AMjhtliZpAQkUZBNCBb56d5N8D/edit#slide=id.p26。

[143]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ILC.109/DG/APP/2021 号文件，第 135 段。

[144] Al-Marsad, “Report on Israel’s viol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31 January 2022, p. 3.

[145] 同上，第 4 页。

划还要求在现有空地上建立两个新的定居点、新的太阳能项目以及工业、商业和旅游区。[146]

128. 根据国际法，以色列在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定居点是非法的。此外，定居点的扩大和以色列的商业活动对该地区叙利亚公民的健康、环境和农业产生了不利影响。[147]

129. 共有 95%的土地被以色列定居者、军队和当局占领，只给叙利亚民众留下 5%。[148]

13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报告称，以色列使用了多个方法没收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包括征用流离失所的阿拉伯叙利亚人所拥有的土地；征用停火线附近的土地，用以埋设地雷；没收土地用于军事目的；征用土地，用于建造定居点以及农业和工业设施；打着交由以色列自然和公园管理局处置的幌子，用围栏圈地。[149]

131. 例如，截至 2021 年，以色列已宣布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约 370 000 德南的面积为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自然保护区比例(0.04)是以色列境内(0.02)的两倍。此外，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大多数自然保护区都是在 1967 年战争期间和之后被摧毁的 145 个叙利亚村庄的废墟上建立的。此外，这些自然保护区中约有 11 000 德南是被占领叙利亚戈兰五个叙利亚村庄的 58 000 德南市镇边界的一部分，实际上使这一地区脱离了叙利亚市政当局的控制。[150]

132. 以色列继续执行一项多年计划，在被占领叙利亚戈兰内的以色列定居点(包括正在开发的定居点)发展和加强农业。在这方面，以色列定居者攫取了大片地区，将其用于农业目的，加重了叙利亚民众的经济负担。[151]

13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继续采取步骤实施风力涡轮机项目。其正在叙利亚村庄附近属于叙利亚人的 6 000 英亩农业用地上架设 45 台涡轮机。该项目将限制村庄的扩大，影响叙利亚民众的生计，使他们面临健康和环境风险。[152]

134. 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叙利亚人在获得土地和水方面继续面临歧视性惯例，并继续受到限制性分区和建筑政策的影响。[153] 叙利亚人几乎不可能在被占领的叙利

[146] Zafrir Rinat, “Bennett advances Golan Heights construction plan in bid to double population”, 11 December 2021.

[147] A/76/336，第 58 段。

[148] Al-Marsad, “Report on Israel’s viol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p. 10.

[149] A/HRC/49/84，第 34 段。

[150] Al-Marsad, “Nature reserves in the Occupied Golan”, November 2021, pp. 1, 6 and 10.

[151] A/76/360，第 64 段。

[152] 同上，第 63 段。

[153] 劳工组织，ILC.109/DG/APP/2021 号文件，第 139 段。

亚戈兰获得建筑许可证。因此，他们的城镇和村庄虽然人口增长但扩大受到限制，迫使许多叙利亚人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建房，从而面临被拆除、流离失所、被处以高额罚款甚至被监禁的风险。自 1973 年以来，以色列当局已经发布 1 500 多项拆除令，并对未经许可的施工处以高额罚款和监禁。[154]

135. 1973 年，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五个村庄的牲畜数量达到 20 820 头。今天，牲畜的数量不超过几百头，原因是为了自然保护区的利益和占领军进行军事活动的目的而没收牧场。此外，这些保护区剥夺了居民获得野生植物的机会，而野生植物是戈兰烹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55]

136. 据报告，在获得水和土地方面的歧视性惯例继续阻碍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叙利亚公民努力在农业中站稳脚跟。[156]

137. 2017 年之前，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叙利亚公民的劳动力参与率一直稳步上升，在 2017 年达到 51%的峰值；然而，此后这一比例下降，在 2020 年降至 40%。2000 年，约四分之一(25.4%)的叙利亚工作年龄妇女参加了劳动力队伍。[157]

13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以色列征收税费、特别是对阿拉伯叙利亚工人尤其是对从事农业的阿拉伯叙利亚工人征收税费表示关切。其中包括就日常或常规工作的产出征收的各种税，从 15%到 35%不等；按 25%征收的所得税；最高可占工资 60%的一般税；按 30%对储存苹果的冰箱征收的税。此外，由于在工作期间永久或部分受伤的阿拉伯叙利亚工人不在赔偿法覆盖范围内，以色列拒绝为其支付住院费用，并采取措施迫使他们加入以色列辛迪加。[158]

四. 结论和意见

139.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长期占领，继续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人民的生活条件以及被占领土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这些影响对妇女和女童造成了特别严重的不同冲击。占领行为以及以色列政策和做法的负面影响是多层面的，这些日积月累的后果影响到生活在占领下的人民的未来。

140. 以色列施加的限制措施、非法定居点的扩大和其他做法不仅阻碍被占领土的发展，妨碍抗击 COVID-19 疫情的措施，而且还造成人道主义危机，致使不得不将稀缺的国内和国际资源从发展领域转向实施紧急救济。巴勒斯坦的金融危机和巴勒斯坦领土的支离破碎导致其经济碎片化，不得不依赖以色列和外国援助。

[154] Al-Marsad, “Report on Israel’s viol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pp. 11–12.

[155] Al-Marsad, “Nature reserves in the Occupied Golan”, p. 7.

[156] 劳工组织，ILC.109/DG/APP/2021 号文件，第 146 段。

[157] 同上，第 136 段。

[158] A/HRC/49/84，第 38 段。

141. 此外，COVID-19 疫情及其经济影响加剧了社会经济形势，导致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条件恶化。由于以色列的长期政策和做法，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影响成倍增加。在疫情之前，巴勒斯坦的医疗卫生系统就已处于崩溃边缘，加沙的问题尤其严重。

142. 2021 年 5 月，以色列与加沙武装团体之间的敌对行动升级，加剧了加沙的严峻局势，这种局势是对加沙实施封锁、以色列采取其他限制性措施和军事行动一再升级以及捐助方资金减少造成的。这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关注。

143. 若这一现状持续下去，巴勒斯坦经济的前景十分消极。近东救济工程处面临资金危机，捐助方的援助减少，这一因素也定会导致数十万巴勒斯坦人本已岌岌可危的境况恶化。

144. 以色列继续采取违反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政策和做法。其中一些做法可能被认为具有歧视性，其他做法可能构成对受保护人员的强行迁移或集体惩罚，严重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是国际法所禁止的行为。

145. 必须遵守国际法，确保没有任何一方可以逍遥法外，为生活在该地区的所有人、包括生活在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人保障正义与和平。联合国坚持其长期立场，认为只能通过谈判达成的两国解决方案实现持久、全面和平。秘书长将继续确保联合国努力按照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和国际法，建立一个独立、民主、毗连和有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国，与有安全保障的以色列和平共处，以耶路撒冷为两国首都。